

叶辛

中短篇小说 自选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叶辛

中短篇小说

自选集

ISBN 7-204-03719-7



9 787204 037193 >

ISBN7-204-03719-7
I·649 定价：25.00元

叶辛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叶辛 著

叶辛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叶辛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50 千 插页:3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ISBN 7-204-03719-7/I·649 定价:25.00 元

叶辛简介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在遥远蛮荒的乡间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年来，共出版四十余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近年来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

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等。但他归根结蒂是个作家。

1990年，在远离故乡21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上海。现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



叶辛于上海作协办公室

小说家言

代序

小说的话题源远流长，小说的话题层出不穷。

有一百位名小说家，会有一百种对小说的解释。就如同有一百个作家，有一百条走上文学之路。往往这位小说家十分赞赏的一部小说，在另一位小说家眼里，会变得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于是小说的话题变得愈加多姿多彩，小说的世界变得热闹非凡，小说变得令一些人扑朔迷离。

对于作家来说，这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阐述对小说的理解，回到家里，坐在他的书桌前或是电脑屏幕前，他还是会以自己的习惯和风格来完成新的创作。

而对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事情就有些麻烦了。我就不止一次地听男男女女的文学青年询问：我们到底该读什么？纯文学还是通俗作品？究竟怎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杰作？

其实，无论世上有多少名作家对小说作出解释，无论关于小说有多少种讲法，世界上的小说，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往往遵循于传统的小说美学，有人物性格，有情节结构，有精彩有致的故事，讲究形式和风格，其艺术节奏和感染读者的情理，都令读者爱不释手，经久难忘。中外古今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典小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另一大类小说则立足于创新，作家们往往置传统的小说

于一边，另辟捷径，或从表达形式，或从叙述角度，或以象征和喻意，或以彻底变革形式和内容，写出焕然一新的小说，推动小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而前进。革新的小说时常令读者们困惑，令评论家们雀跃。经历过相对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小说世界潜移默化地有了一些变化。

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小说是作家所经历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她体现着小说的美学传统，她亦体现着小说的当代意识。

收录在这本自选集中的小说，有一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曾经被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公映；有一篇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心病》，篇幅不长，有头有尾，有一点意蕴；亦有三篇小小说，或者说是微型小说，每篇不足千字或千字上下。当然也有几篇中篇小说，其中我还特意选了一篇连载形式的中篇，最后还有一篇儿童小说。

通过这一简略介绍，读者朋友可以看出来，我的这一部小说集，选录了我已创作的多种小说形式，而且这些小说，基本上都和当代中国从都市到乡村人们的情感相关。

至于这些小说是否多少有些意味，则应请读者诸君来评判了。

叶 辛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夜于
上海浦东潍坊新村

目 录

省城里的风流韵事	(1)
心病	(181)
无尽的宿怨	(187)
小说三题： 隔壁的房客 债 好友张斌	(241)
雪莽	(249)
欲	(296)
困扰	(355)
卡妮	(402)
惨剧	(461)
小老板刘伟为	(479)
叶辛著作全目	(492)

省城里的风流韵事

不能从典型的意义上认识和理解这部小说。
这里写下的只能说是极个别的事情……

1

这是一桩轰动省城的新闻。

这种轰动，不是那种一出戏、一部电影、一首流行歌曲造成的轰动。

这种轰动，没有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乃至八十年代以来遍布街头的各式各样小报的传播，可以说，新闻媒介在这件事情上一点儿也没起到它的作用。

但是，轰动是强烈的，是余波不尽的，犹如剧烈地震之后接连不断的余震。它完全是通过另外一种渠道，一种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渠道在进行传播，在发挥作用。

况且这是人人都愿一听的风流艳事，而这一风流艳事又是如此特殊、如此非同寻常。

不就是男女之间的桃色新闻嘛，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上，实在是太一般太一般了。哪消用文字来故意渲染呀。君不见，在对八十年代女大学生作文化心理的社会调查时，问到对情妇及情夫的看法时，有百分之十九点七的人回答是人性正常

发展的需要，更有百分之七十一.3的人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不那么适合中国国情罢了。

不过这件事情之所以轰动，震惊了省城的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甚至法律界，却又实实在在是有其原因的。

人们关心的并非是男女私情。人们更多的是一种疑惑、一种不可理解的心理。

堂堂的省报高级记者，享受处级待遇的文艺部副主任薛牧，曾因勇敢地揭露三件大案而闻名全国并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怎会同一个街头卖肉的女郎出这种事。稍对薛牧熟悉一点的文艺、新闻、出版界人士都知道，他的妻子苏宁容貌秀丽，是省出版社年轻有为的编辑，曾经编过几本有影响的书籍。他为何要去找一个站柜台卖肉的营业员呢？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因他的响亮名声当上省政协常委的薛牧，在刚刚结束的一年一度的省政协大会上发言，猛烈地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一些腐朽丑陋现象，博得全体政协委员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也博得收看实况转播的全体电视观众一片叫好声。

这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正处在他那声名与事业的顶峰，怎么会出那样的事情？

如若事情仅止于此，绝不至于成为轰动省城的新闻。省话剧团有位演员，在几部电影和多部电视剧中演过主要角色，获过奖，知名度甚至比薛牧还高，他不顾自己有妇之夫的身份和一位崇拜他的女大学生恋爱，他那原先也在话剧团当演员后来因体型发胖而改任出纳的妻子抓住了他不轨行为的证据，闹得要死要活，最终也还是在话剧团、文化厅及女学生

所在大学几家范围内作了解决，并没扩散成为轰动二三百万人城市的新闻。

张翠春不是一个普通的站柜台的营业员，不是一般的卖肉女郎。

她曾经是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副食商店的营业员中间的一个。但她现在是公司和局级的先进工作者，是省、市、部多级的劳动模范，是三八红旗手，是青年突击手，是无数荣誉和奖章的获得者，是市人大的常委，是省人大代表……一句话，她本人也是一个新闻人物，在她所处的行业与妇女界中，她的声誉绝不亚于薛牧。但仍得实事求是地说，她还是一个人们经常用不屑的语气提到的“卖肉”的。尽管她的身份已是副食品公司副经理，是她所在的那个中心店的肉食商店经理，她还以多级劳模的身份被送进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读了两年书，正式获得了大专文凭，为了保持她的劳模称号和榜样的形象，她仍然还在站柜台卖肉。她是这一系统的一面旗帜。

薛牧和张翠春。

一提名字省城里几乎家喻户晓的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闹出了风流韵事，那通过非新闻媒介的渠道传播的速度，几乎是惊人的。自然，省城里的职工、干部和市民们，还在按着他们的节奏打发着一天又一天平平静静日子，很多人似乎对这类小市民们热衷的话题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很多人听过之后什么话都没讲，可消息还是在几天之内便传遍了省城各界，稀奇的是连唯有他们两个人才能知道的细节也传得如此活龙活现。凡是同薛牧和张翠春有关的人士，都被这一

桃色新闻惊动了。

“不相信，砍落我的脑壳也不信！”

市副食品公司经理李云听到这件事，把正在抽着的半支烟朝地上忿忿地一丢，义愤填膺地说了一句。

他忘了近在咫尺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只烟灰缸。

他如此激动和反应强烈是有原因的。当初他把张翠春从一个踏实勤劳、兢兢业业的普通营业员培养成先进人物时，也有人造过他这个老头子和张翠春之间关系暧昧的谣，并为此还打了一场官司。

省报文艺部主任刘三泰似乎早就在期待有个人到他面前来谈这件事了，只是，他感到头一个和他正式谈这件事的彭欣茹神情过于激动，因而产生了一点疑惑之情，表态也格外地谨慎小心。

“刘主任，你还姜太公稳坐钓鱼台呢！”彭欣茹的嗓门清亮尖脆，门关得严严地只怕声音也能照常传到走廊上去，“外面都传得啊吼喧天了，你是顶头上司，还不管一管啊？小心套你一顶包庇的帽子。”

刘三泰微微一笑。只有到了他这个年龄的人才会露出如此成熟的笑容。他当然晓得彭欣茹讲的是什么事，但他还是不失风度地问了一句：

“小彭，说的什么呀？你。”

“唷！”彭欣茹浑身的劲都提了起来，那双描过眉的眼睛瞪得显精出怪样大：“你当真是没听到呢还是在鼓头睡啊？我们报社的第一大名人薛牧，闹出事来啦！你晓得是和谁？”

彭欣茹鄙夷地撇撇嘴，只等刘主任问。偏偏刘三泰像欣

赏动物园的孔雀般眯缝起眼瞅着她，一声也不吭。彭欣茹在主任办公桌前来回走了两圈，终于还是憋不住，不无忿然地说：

“臭卖肉的。”

刘三泰仍然不声不响，有彭欣茹来找他这一说，就足够了，他就可以去找报社总编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傅琮谈谈这件事了。

薛牧写的那三篇揭露三件大案的长篇通讯稿及新闻报道是傅琮亲自签发的。破格提拔薛牧为高级记者是傅琮极力主张的。评职称时，为薛牧因从事新闻工作不足二十年、不够评高级职称这一条，傅琮曾在评审委员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论说了评职称关键要看实绩、贡献和破除论资排辈思想的种种理由，得到了省委副书记、评定职称领导小组组长黎耕的赞同，终于使薛牧顺利地评上了高级记者。此事同样经过非新闻渠道在知识界传播极广，成为党关心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例子。听到刘三泰代表一级组织正式来谈薛牧的生活作风问题，并说报社职工和群众反映强烈时，傅琮问刘三泰，是你亲眼见到的吗？你掌握了证据吗？

刘三泰从傅琮的两句问话中，已经窥视到了傅总编的态度。他晓得自己这一着又操之过急了，他今年五十三岁，薛牧三十七岁，报社的副总编还缺一名人选。在桃色新闻骤然传开之前，尽管他是文艺部正主任，薛牧仅是他的副手，但是无论凭名声、才气、文笔及在领导层中的印象，他都是无法同薛牧比的。而薛牧这一丑闻传来以后，他的心又活了。明摆着的，报社新闻部、理论部、群众工作部、工交财贸部、农工部及总编室、办公室、广告部等十几个处级部门的正副主

任，基本上都是两年以前调整领导班子时提起来的，无论从资历和办报经验来说，都不能同他相比，而他们的成就也无甚突出之处，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便是薛牧。这在报社内部是不言自明的，傅总编不会不清楚。他跑来这一说，傅总编心里会怎么想呢？

刘三泰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戈丰是省级文学月刊《奔腾》杂志的常客，他是新华分社的记者，又是小有名气的报告文学作者。他分别写过宣传薛牧和张翠春的新闻报道，还分别写过关于这两个人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作品中，他都辟出专门段落，写过薛牧和苏宁的纯真爱情、恩爱家庭；写过劳动模范张翠春和丈夫李国祥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奔腾》杂志主编陈健还配发过张翠春、李国祥及他们的孩子李江三人的合影。

这天戈丰走进《奔腾》编辑部，小说组、诗歌组、理论组、编务组的编辑们全围上来了，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和戈丰熟悉了，说话都直来直去。

“大记者，这下看你怎么收场？”

“桃色新闻传得如此之远，读过你两篇报告文学的读者都要骂你了。”

“我们杂志的声誉都要跟着受影响。”

.....

戈丰跑到编辑部来，本意就是想听听诸位文友的看法，却不料编辑部的知识分子们都如此热衷谈论这一新闻，他只好连连摆手，极力申辩和洗刷自己：

“喂，诸位，诸位。本人写作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报告文学，历来是尊重事实的。我采访他们二位时，他们二位都还

没出这样的事，我当然只能依据当时的事实……”

“少发表声明了，大记者！”诗歌组的年轻编辑、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女诗人傅晓明截住了戈丰的话说，“这种事本来没啥大惊小怪的，名声大大的记者也好，劳动模范也好，都同我们一样是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一样要吃饭睡觉，一样有七情六欲。我不明白的是，你写他们的报告文学，为啥非要扯上他们的婚姻家庭。难道婚姻恋爱上有过挫折，家庭并不幸福的人，就不能当好记者、不能当模范了吗？”

戈丰急忙以一个老作者的口吻道：“我们的读者，喜欢了解名人这方面的情况啊！”

“那你这是迎合读者的趣味，媚俗！”傅晓明手一挥，便断然认定。

“别扣大帽子了，小傅！”《奔腾》主编陈健不知何时也闻声走了进来，他笑咪咪地毫无精神负担地说，“编辑部听到的各式各样的流言还少了吗？对待这种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我们大可不必惊慌。眼下要注意的，倒是他们两个当事人组织上的态度。对了，小傅，薛牧是你爸爸的下属，这类事儿，组织上的态度往往是关键，你在家……”

“不干不干，大主编，你又让我当特务，我没那份情绪，”傅晓明不待陈健讲完，一口回绝了主编大人的任务，还不屑地撅着嘴说：“老实讲，我对《奔腾》上发表的好多报告文学，从来都是有意见的。说起人好的时候，用的那些词眼，恶心！本来嘛，哪个人又能预料自己的将来。”

众人都在笑。笑的意思不尽一致罢了，但是没有谁站出来和她辩。人们让她三分，只因为她父亲不仅是报社总编，还是宣传部副部长，也能管到《奔腾》。况且，在省城政界，哪个都知道，年轻的宣传部部长柳玉萌是从地区宣传部副部长

任上提起来的，在省委宣传部无甚根底，很多事儿，是傅琮说了算。

戈丰把脸转向陈健：“陈主编，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听说，听说市副食品公司那个和张翠春打过官司的邱建英，都找到法院去了，要翻案。”

“这下热闹了。”傅晓明拿手帕扇着脸说，“一出人间喜剧。”

十多个编辑一齐把脸转向戈丰，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还听到些什么，大记者，你是消息灵通人士，快说说，说说。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同样对此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还没有人闹到市中级法院，不过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铁已经风闻，几年前曾被他以诬陷罪判处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肉食商店营业员邱建英，已经扬言要翻案、要平反了。吴铁从不同渠道听说此事以后，对他的副手刘玮说：

“对邱建英诬陷案，我倒不怕人来闹。不过，薛牧出了这种事，你看着吧，我们法院很快会被卷进去。他揭露的那三件大案，哪件不同我们法院联在一起？”

瘦得皮包骨头、因而一双忧伤的眼睛显得出奇大的刘玮只是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传播面如此之广的风流事件，终于传到了省城里最高决策阶层耳朵里。

那天，在省委常委会结束之后，省委副书记黎耕，省委组织部部长朱雁南、宣传部长柳玉萌一齐步出幽静整洁的常委楼前院子，话题不知怎么一下子转到这件事上去了。